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容亭類稿卷五

六

詳校官庶吉士

臣馬履泰

主事

臣

呂雲棟覆勘

謄錄監生

臣

章

儔

欽定四庫全書

容亭類稿卷五

宋 楊冠卿 撰

四六編五

啟

代上虞丞相求差除啟

開招賢之閣夙欽漢相之宏規進潔已之童益見孔門
之善誘欲露囊中之穎庸敝堂下之言伏念某鉛槧腐
儒詩書習氣有道且賤妄懷聖人之慚沒世無稱深虞

君子之疾自玷象賢之賞即從臚仕之占一闕之市立
之平初服征輸之役千室之邑為之宰繼叨民社之除
州縣微勞功名何有竊自窺形而笑影未始隨波而逐
流蓋仕非為貧時乎為貧固無他事而生我所欲義亦
所欲豈敢僥求俄被薦書謬參計幕謁元僚之譽慚非
綠水之賓走南粵之區幾殞黃茅之瘴及瓜而代垂索
而歸適真儒大用之秋正髦士彙征之日謂合浦之珠
因人而亦返故豐山之鐘感氣而一鳴恭惟某官柱石

宗工股肱元老仁如伊尹慮失匹夫心若元齡不遺一
物藝者必庸善者必錄連茹而升勇効其力智効其能
聞風而悅矧在門牆之舊詎忘埏埴之私念嚴君工部
之平時辱先正公師之殊獎至如賤子又託化鈞蒙國
士之知嗟未酬於智伯借王公之勢敢復擬於昌黎雖
馬渤牛溲無待用之才然鼠肝蟲臂惟造物之命恭候
進退以卜窮通

代賀廣東經畧程直閣啟

伏審顯被制函榮分帥鉞總十連而建屏豈徒體貌之
隆倡九牧以阜民實昇藩宣之任上眷彌渥僉言允諧
惟祝融之奧區奠天子之南服內制五嶺外控諸蠻蜚
俗羣居雖樂衣冠之化鯨波萬里迭興蛇豕之妖故得
人則盡治一邇而選帥則常重他鎮正直樂易必求如
孔右丞之才文武威風或兼取鄭尚書之望恭惟某官
身該數器學眇諸儒自擢秀於賢科即蜚聲於朝路分
符剖竹雖江淮草木亦知威名輓粟飛芻給國家餉餽

不絕糧道屬朝廷之重外視海邦而選侯爰陞延閣之
華更錫介圭之覲徒得君重願毋薄於淮陽以我公歸
遂為輔於周室某夙勤仰德茲幸事賢瞻數仞之墻行
獲見宗廟之美繼十賢之頌尚博採興人之謠

代賀殿院除侍御啟

伏審擢自副端進躋橫榻居御史紀綱之府肅天子耳
目之司僉曰允諧聞者興起恭惟某官學優而識遠行
峻而履方歷觀天朝命數之隆率繇我公名德之著始

以竹符之最入登蘭省之華遷秩爰陟於殿中執憲且
司於柱下憂國有如饑渴既嘗造膝而盡言嫉惡過於
仇讐允藉正繩而深劾宜絲綸之播告致山嶽之動搖
潛消魑魅之逢人坐息豺狼之當道一臺正則朝廷治
已措事於隆平庶事康而股肱良盍賡歌於密勿因以
慶調元於玉鉉豈惟有落膽之金吾某荷德彌深聆風
竊抃數百篇皆可為法風欽論諫之忠九萬里今方圖
南益仰勲庸之盛喜而不寐情見乎辭

代謝除軍器所受給官啟

跂銓部以奔趨正虞自遠司尚方之出內乃玷恩除挈
孤蹤於州縣冗散之餘拜成命於人士覲覲之表望非
其素寵至若驚竊惟致治之朝尤重除戎之戒繕甲而
輸武庫既遵唐室之規置監而建使名又倣熙寧之制
故雖御府亦有司存辨名物之麤良給工徒之衆夥苟
非才謬曷副選掄宜得名流以膺劇任如某者緩不及
事愚無他長幼雖讀於父書莫知權變行徒全於世守

蔑有文辭頃祈一釣以連鰲屢費三年之刻楮可謂不
武無所取材茲辭筭楚之勞妄意鑪錘之託技巧工匠
之鮮及方嚴武備之修擣櫨侏儒以兼收遂辱化鈞之
播退惟么膺彌積凌兢茲蓋伏遇某官道覺民先功熙
帝載悲醉鄉之徒而嘉良臣之烈此時思識其子孫舉
羊舌之似而代中尉之軍君子不以為偏黨軫憐寒遠
靡間存亡欲封植栽培使之有成故慰拊矜存無乎不
至致令賤子亦冒殊榮某敢不增益未能磨礪其鈍修

身矯思必惟弓矢之求復古攘夷庶幾車馬之助

代軍器簿謝除監丞啟

五材並用務先戎器之修再轉為丞誤拜宸綸之寵望
非其素得之若驚竊惟致治之朝尤重除戎之戒繕甲
而輸武庫遠稽唐室之規置監而建使名近攷熙寧之
制課工徒之衆寡辨名物之麤良各有司存莫如丞貳
膺是之寄必惟其人如某者技則五窮慮無一得上既
不能徇時而規聞達下又不能枉道而為屈信惟託跡

於鈞陶遂脫身於州縣修名未立盛時難逢恃夫特達
之知瀆以頻煩之請韓昌黎三書光範固存仕進之心
張師德兩及吾門果消靖退之譽上方務循名而責實
公欲以難進而為高故懇款之誠雖指日望遷而高明
之見必終更後可茲及瓜而受代旋錫命以揚庭人謂
至公已獨何幸茲蓋伏遇某官功熙帝載道覺民先網
羅羣彥以輔太平總領衆職以稱上意謂文武一道雖
堯舜有所不忘必工巧咸精若元成以來鮮及故此序

遷之典錄乎簿正之勞鈞播弗遺更能知勸某敢不恪
勤乃職思稱所蒙敕甲冑以鍛戈矛協贊規恢之舉修
車馬而備器械更歌復會之詩惟不負丞是為報德

代軍器丞謝除太府寺丞啟

千戈載戢方慚戎監之負丞府寺褒遷忽玷宸綸之誤
寵得踰望外感越情涯竊以財計司於地官出內繇於
太府九賦頒受之政既總其凡百貨貿遷之宜亦提其
要凡居丞屬務簡賢能如某者甘棠之笏僅存大瓠之

尊何用傾荷鈞陶之賜遂辭簞楚之勞除戎器以戒不虞蔑有涓埃之助雖工匠而稱鮮及敢云技巧之精適朝廷需鞭算之臣期都內收貫朽之效謂官府都鄙之吏將昇以邦用必朝會方貢之物皆進之內庭爰陞元祐八品之聯俾佐成周九功之貳退自循省曷副選掄茲蓋伏過某官橐籥一元甄治萬類軫憐舊物加惠窮途念昔先人曾是申公之下客今茲小子復陪材館之後塵賜以生成忘其固陋某敢不恪勤乃職思稱所蒙

掌金帛而統尚方豈特奉行於故事問錢穀而責內史
庶幾協贊於大農或知財貨之源流尚冀恩榮於終始

賀參政施樞密啟

伏審孚號揚廷真儒輔政贊五兵之本方斗運於帝樞
翊萬化之機遂山維於國是慶流宗社喜溢綏紳竊惟
熙洽之朝並用久長之術決勝千里既資帷幄之留侯
為憲萬邦必賴武文之吉甫總提巨柄允屬耆英恭惟
某官學粹而行醇道尊而德貴有謀猷則入告于后非

仁義則不陳于王規模由三代以還事業卑兩漢而下
演綸西掖文詞摘緯國之華批勅東臺議論有回天之
力自任天下之重親結人主之知方神聖之仰成均安
危而注意內焉光輔於宥密外焉參秉於事機得君如
彼其專在廷無出其右然任之隆則其責也備望之久
則其應也難願言造膝以密陳務以上策而自治大而
要者既蚤正而素定詳而未者靡蔽精而竭神自然國
勢之尊馴致治功之立將見八百餘年之過歷邦其永

孚于休豈徒二十四考之中書公有無窮之間舉世所
屬惟今其時某夙荷知憐欣聞播告念湛淪於鈞幕曾
蔑著於事功大鈞缺北以無垠或與昆蟲而並列蟠木
輪囷而為器庶幾宗廟之見收祈嚮良深則裁罔既

代上提刑程直閣求薦啟

執裾求驚慚非韞匱之珍投贄輸誠覲露處囊之穎
躡冒犯俯伏凌兢伏念某志慕古人趣乖時俗自期際
遇決不枉尺以負初心若遂陸沉何妨樂陋以安微分

猥緣饑火強走名塵輒軻半生艱危萬狀竊自窺形而
笑影未始隨波而逐流蓋仕非為貧時乎為貧固無他
事而生我所欲義亦所欲豈敢僥求寧官負余而余無
負官謂已知人則人亦知己道之行歟命也我其有所
遇焉茲聯入幕之賓始遂事賢之願廣帷裳之聽既辱
問其姓名霽斧鉞之威又復假以辭色庸效頑金之自
躍以希大冶之兼收恭惟某官心造道原學傳正印藩
籬剖破了無物我之私識鑒精明尤重賢能之舉凡預

鳬趨之列俱膺鶚表之榮願激波餘均霑浪跡丹青有意或收誤墨之餘工律呂調音會見焦桐之奏雅

辭謝廣西機幕趙府判啟

入芙蓉之幕人欽盛府之元僚歌驪駒之章客整征驂於異縣辱誤知於疇昔未忘情於去留伏念某乾坤腐儒場屋敗將無尺宅以主祀乏寸田而歸耕激水南溟遐想鵬程於九萬曳裾東閣進陪珠履之三千茲聞成命之頒出贊餘方之畧不憚百舍而重趼將同下客以

請行念暮隨馬而朝扣門雖脫悲辛之苦然月費錢而
歲糜粟久懷愧負之心況惟百憂之餘存困長淮之役
床頭之金已盡口中之舌僅存所願得一枝以巢深林
未免下喬木而入幽谷坐不煖席蓋又將挈挈而東居
必擇鄉亦安能鬱鬱於此俗態輕盈於鵝眼世塗巖嶮
於羊腸因思平生知己之難重感十載窮途之惠昔有
定交之約今為別路之人實深疲馬戀軒之誠寧忘綈
袍故人之意某官學優識遠實茂聲宏若高陽不隕其

名在漢庭無出其右布一同之政鳴琴而不下堂擁貳
車之幡展驥而有餘地載酬遠業盡寘邇聯何陳掌未
侯於今而文仲知賢不立尚屈雲霄之步往參樽俎之
謀政恐坐席之未溫已慶蜚郵之促召某跡雖去於賓
館夢猶遶於宮牆二人同心想未替金蘭之義千里命
駕悵莫隨杖屨之遊懷德無窮空言難敘

賀孫倅就知南雄啟

伏審出綸帝宸剖竹侯藩邦國不空已繼海沂之詠室

家相慶復騰襦袴之謠善政可依歡聲載洽恭惟某官
氣剛而志烈學老而才雄正笏垂紳凜然有莫犯之色
高談雄辯即之皆可用之言使其得志而澤斯民肯若
腐儒之敗廼事欲歛藏其材具姑潤色於邦條畏愛交
孚聲譽益著爰擁東方之騎就臨南國之棠雖草木亦
知威名夙仰同流之惠安田里使無愁歎茲誠共理之
良第虞宣室之思賢又整曹裝而入覲某自憐寡與誤
辱厚知逖聞成命之行倍劇羣情之喜譽古今而道盛

德悵莫綴於賀賓繇郡國以登政塗願舉行於故事

代賀淮東運使啟

伏審拜恩中禁總計外臺消日之良觀風云始恭惟某
官以碩大光明之學負經綸康濟之才憂國愛君未規
恢於遠畧渡江擊楫每慨想於中原頃自卿聯出持使
節謂上策莫如自治而明主可為忠言期追輩於古人
爰舉行於故典軍急于食留武侯渭上之屯兵寓於農
有昭義山東之冠茲慰去思之望來膺任舊之圖雖江

淮草木亦知威名宜國家餽餉不絕糧道行書異等之
效遂慶非常之褒某夙願事賢欣聞頒制衛中國而遣
戍役方謬廁於下僚安邊境而立功名或可陪於末議

代守臣到任謝臺諫啟

邊陲乘障甫拜誤恩旬服承流旋叨易命拊微躬而深
幸仰盛德以知歸伏念某生也多艱命焉為黷耗精神
於憂患驚歲月之侵尋居懷直道以求伸肯歎修名之
未立上方獨化於鈞陶之表時收窘步於奔軼之間念

河陽之雲志乎將母近長安之日昇以臨民靜言而思
夫何能稱茲蓋伏遇某官學優而識遠器博而用宏當
盡言無隱之朝立正色不阿之地軫憐寒畯加惠窮途
故雖么膺之蹤亦玷藩宣之選某敢不問民疾苦布政
中和務勸農桑少致阜蕃之效俾安田里永消愁歎之
聲庶或追於譴訶用以酬於知遇

代合肥宰與鄰邑啟

百舍相望未見君子六聯合治茲同官僚善政可依孤

蹤何幸已驅車而就道庸占詞而寓誠伏惟某官學有淵源才高盤錯出宰百里精神折衝猶如一丘歌謠載路今單于絕南下之牧視即墨知東方以寧室廬固而溝洫深田野辟而人民給為晉國之保障已著茂功拜褒德之侯封當受重賞某惟古之嗜以拙而窮時乎為貧不得已也使之學製豈曰能之親仁善鄰雖幸假一燈之燭伐柯取則詎敢追三異之休惟有託於幘幘庶少逃於罪悔

代王司戶赴任與韋郎中啟

效官庾掾未明從政之方歛版鈴齋喜遠事賢之願將
委身而受察庸素記以輸誠伏念某性愚不移學癖自
守執經橫浦初謂功名可期亦可為垂翅回谿始知時
命在彼不在此晚奉大廷之對均霑湛露之恩白髮青
衫來作姬隅之蠻語紅蓮綠水慚非俊逸之參軍惟條
教之少寬庶譴訶之或免恭惟某官家紹賢成之相業
才高鄒魯之儒宗輟自周行藩于漢室去天尺五既蒙

福於京師擊水三千盞搏風於海運入輔真主永基太
平某景慕有年趨承不日有司出內豈塵埃蕞楚之敢
辭夏屋帡幪知風雨震凌之有託

代趙應之回溫提點啟

伏審脂牽問塗消辰視篆負丞山邑嘗蒙傾蓋之知分
刺江邦復有班荆之便眷惟幸會預切欣愉恭惟某官
德具剛柔資兼文武敦詩說禮豈記誦云乎哉禦侮折
衝顧方畧如何爾尚分班馬十二閑之政未展搏鵬九

萬里之程散華山而不復乘已慶五兵之偃錫康侯而
用蕃庶宜膺三接之榮某百舍相望阻馳慶問一緘通
好首佩眷私載欽謙德之勤彌激懦衷之感

代彭守謝臺諫啟

修香火之緣久從家食分符竹之寄茲玷上恩拜寵甚
優揣躬知懼竊以聖神急郡國之治廟朝揀師帥之臣
既考試以功能復精別於淑慝故治理之效卓冠古昔
而愁歎之聲潛消里閭矧曰彭門亞夫洛邑湖山清遠

民物阜蕃宜需牧人馭衆之才以付宣化承流之任如
某者性愚不穎器窳亡庸頃綴班聯謬丞府寺郎官上
應列宿雖云越俎以代庖癡兒欲了公家詎意含沙而
射影一收朝蹟屢易歲華畀以專城責之共理斯未能
信夫豈敢承茲蓋伏過某官學富而行醇道尊而德貴
危言悟主鳴鸞鳳於朝陽正色立朝屏豺狼於當路軫
憐寒畯加惠窮途反復安全始終護念遂令下走亦冒
殊榮某敢不思稱所蒙不負其學勤求民瘼務惟主德

之宣清畏人知用酬國士之遇

代邑宰求知啟

仕為令尹豈無一眚之可論願見相君庶或大訶之能
免幸垂靖聽俯鑒危衷伏念某資稟甚凡性愚弗穎自
使一命于今幾年不學縵豈能安絃未操刀而使製錦
青蠅止棘何計避讒赤口燒城無文解崇徒妄意封侯
汧汧統之事誰復知畫史盤礴羸之真蓋人心常徇私
情而天下久無公議喜多溢美怒多溢惡奚恤乎理之

是非惡之欲死愛之欲生皆由其心之向背故小人中
傷善類則君子動遭厚誣樂羊成功幾誣書之篋滿即
墨何罪乃毀言之日聞自非深明乎情偽之端未有不
惑於疑似之際退惟孤跡傾墮危機起敵國於同舟落
陷穽而下石彼譖人亦已太甚雖萋斐之遂成今臺評
反以為私知幽枉之必達天其或者道將行歟恭惟某
官規模繇稷契而來事業陋漢唐而下總領衆職以稱
上意獨運化機網羅羣彥而輔太平共維國是雖膏肓

沈痼難於復起猶栽培封植使之有成庸依大冶之陶
鎔輒露中心之悃悞周家仁及草木方歌行輩之詩漢
將功收桑榆尚奮澠池之翼

代回蔡主簿到任啟

伏審顯奉芝函勾稽花縣夙願見於君子茲喜同於官
聯伏惟某官與學家傳異能世濟雷封棲枳尚淹鸞鳳
之翔海運搏風行見鷗鵬之化未遑修慶先沐貽書感
與愧并意非言盡

謝人袖牋啟見訪啟

辱迂都騎寵貺長牋以鷄鵠響九奏之音寧無眩視報
珠玉之雙南之寶徒有愧心感著于表言不盡意

謝投壽篇啟

錫靈均之名字雖恍記於攝提問絳老之紀年詎敢希
其甲子茲拜五雲之賜俾為三壽之朋荷眷特深拊躬
增懼

代回通判啟

逖遠屏簞驟更歲籥茲勤誨問殊認眷私何以報之愧
乏雙南之寶永為好也第珍什襲之藏

回梁司理啟

逖違顏采屢閱歲華眷惟俊逸之參軍久遂逍遙於率
府士別三日而便當刮目况有能稱伎無全牛而新若
發硯方恢游刃宜聞薦召入躋顯榮庶迂軫以相從可
盱衡而一笑其為傾俟罔既矧裁

--	--	--	--	--	--	--	--

欽定四庫全書

容亭類稿卷六

宋 楊冠卿 撰

四六編六

啟

謝湖守趙舍人斷遣盜斫母氏墓木人啟

母兮鞠我睇宰木以興悲伯也執殳率樵青而肆伐傷
恩甚矣僉言謂何宜必罰以必懲俾勿剪而勿敗竊以
唐記平泉之草木用戒子孫周歌行葦之牛羊貴無踐

履矧皇家之忠厚廣惠愛於存亡苑囿與芻蕘者同方
布文王之政兒童採荆棘於上肯使雍門之憂入山林
斧斤以時為宮室丘木不斬凡曰樵蘇之禁惟嚴墟墓
之間蓋秦步五十有犯則誅而呂刑三千其罪莫大必
也蒼官青士為報平安猶如金碗玉杯固有缺壞庶風
移於民俗獲枕奠於泉扃孰謂近州今罹大患某以外
王父之治命奉先慈母於墳廬營夫馬鬣之封得此牛
眠之地日月云邁松楸成行蔭寒煙宿草之區佳城鬱

鬱奏悲風白楊之韻愁人蕭蕭春秋每慟於祠庭檜栢
亦為之變色詎意析薪之子輒興撼樹之謀盜言孔甘
既難圖而滋蔓墓木已拱乃盡去其本根至櫟社之年
亦靡全其天雖蓬塊之土不得蔽其冢孤墳暴露行路
驚嗟遣長鬚訴於公義非獲已以強詞奪乎正事豈其
然及繫諸縲綬之中稍求於簞楚之下一繩以法遂伏
其辜蓋人情雖有所徇而或有所欺然天下可欺以暫
而莫欺以竟豈以盤根錯節容乎刻木舞文宜二天之

庇無私致九原之魂允賴茲蓋伏遇某官先生胚胎弱質潤澤枯株萬家桃李以無言千里藜藿之不採爰念參差之孔樹毫末而成胡為蕪沒於鄭鄉寂寥如許人誰無母於汝安乎邦有常刑莫之違也錄其大者撻以記之雖莫能救積薪於未然之前猶可以回狂瀾於既倒之後在名教不為無補若人子其何忍忘某敢不則鑒伐柯報圖結草雖桑梓必恭敬止勉事大夫之賢植枌櫚無孤願言力課十年之効庶或昂霄而聳壑可酬

嘗膽以卧薪庸慰母心以全孝道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代武舉第三名及第謝政府啟

清問十行莫贊規恢之畧鴻臚三唱遽叨鼎甲之榮拜
寵雖優省躬知懼竊以古今之取士本於文武之同方
周重賓興三物必先於射御漢專經術一時亦舉於謀
謨自開元備闡於七科至皇祐區分於三等鄉飲如明
經進士之法策對須遠識善射之能宜多士之朋來致
異人之輩出鈐謀中第舉皆卓邁之崔負福祿永終咸

仰令名之尚父逮聖神之繼作設學校以兼收凡預選
掄不以次舉內則參華於四衛外焉作屏於十連或總
按於祥刑或訓齊於禁旅蓋弛張之道貴乎並用而長
久之術戒於或偏經天緯地曰文豈但學專於章句禁
暴戢姦以武所期身任於安危故茲入仕之權輿難以
非材而僥倖如某者學惟嗜古識昧通今謂權謀之書
豈誦說云乎哉於軍旅之事顧方畧如何爾修名未立
雖浮家告雪之間滅冠為期每馳志伊吾之北時哉難

得而易失辰乎去速以來遲將求捷徑於仕途妄意右
庠之舍選蓬山在望夫何風引以舟橫丹藥欲成可歎
骨凡而事遠當慶典誕敷之日乃祥琴未御之時大比
興賢幸猥先於衆雋南宮較藝且復占於上游茲聯郡
國之英入奉宸庭之對遭時遇主而建長策慚無剴切
之言平齊下趙而會滎陽曷副丁寧之訓敢覲一飛之
翼謬塵前列之龜茲蓋伏遇某官先生社稷宗工股肱
元老運大鈞而播物菁莪樂育於中阿闡數路而得人



對非不遺於下體遂令賤子亦忝誤恩某敢不警策初
心淬厲末學再造王室而忠貫日月雖莫繼於前修肅
清宮禁而祇謁寢園尚或為於露布庶酬知遇少荅生成
過此以還未知攸措

代陸安簿謝黃漕薦舉啟

驚枳棲遲方懼譴訶之抵鶴書慰薦遽蒙特達之知寵
至若驚愧踰於感蓋間古今薦舉法本至公賢否混淆
世或私徇百女蕩而一女正固知正者之可嘉一人冠

而九人鑿惟憂鑿者之能勝矧其間名是而實喪抑亦有言從而行違失情獻直者多失之誣阿意取容者不過乎佞真偽紛紛而莫辨黜陟每每以為難繩之三尺則幾無全人責以數善則焉得我輩且舉於內舉於外苟或稱解狐祁午之賢如取以貌取以言猶未免子羽宰我之失儻非洞見乎肺腑未易輕借之齒牙如某者學昧通方志惟泥古誤上儀曹之第來從遑障之遊雖塵埃簸楚以徒勞豈風雨晦明之或已念人情相拂乃

能相濟而官事貴和初不貴同其相與如昵論事如爭
在昔人有所不免若於利則動見便則奪料君子亦豈
樂間旋攝縣章謬承臺檄爰肆意而妄議務直情而徑
行位卑言高烏得無罪才疎命拙祇以為憂寧期受察
以受容乃欲使功而使過棄瑕錄善並蓄兼收贈華衮
片言之褒增敝帚千金之重恩誠罔極德又何加茲蓋
伏遇某官儒林以為指南吾黨之所寄命英鑒得於精
神之表和氣見于語默之間與之以行二三子吾無隱

爾洞乎其量數百輩是能容之知財貨本末源流使賢
能出長入治回狂狷之徒而歸中庸之學草浮華之俗
而返純厚之風桃李有意於栽培草木喜同其臭味謂
小過而無咎可恕以情以大道而為公能明其故貸盆
成括小有才之失察寧武子不可及之愚反復安全始
終護念遂令下走亦玷公言某敢不退省其私不負所
學舉善人不善人遠矣雖莫稱於言揚遇國士以國士
報之庶或酬於恩施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代常州守服闋上政府啟

分符竹之寄方玷誤恩纏風木之悲遽罹大故偶未填
於溝壑敢復覲於陶鎔伏念某姿蹇蹕以奚堪動嶮嶮
而可笑雖行乎患難而安之若命然志於寥廓而噤不
得施驚半世以胡為悼修名之弗立追想覆蕉之夢肯
猶緣木之求西塞扁舟已辦元真之簑笠東籬三徑莫
營靖節之田園頃焉懷組以卧家俄爾茹荼而興愍念
昔者聖人之制務適夫天下之中故可立而可與權且

無過而無不及茲存餘息甫御祥琴三釜弗泊於親固
已絕於榮望一見而賜之璧尚有俟於隆知蓋立身揚
名者孝道之先而移孝為忠者臣節之大方獻聖攬賢
而虛寧與上相登明而選公錯薪言刈其萁雖曰羣才
之盛采菲無以下體曾微一物之遺欲期匠石之見收
庸効頑金之自躍恭惟某官皇家柱石治世著龜興雍
熙之和躋斯民於仁壽建久長之策舉明主於隆平天
子恨無官可酬吾君欲舉國以聽運大鈞之塊圠轉一氣

於洪濛春風風人而夏雨雨人配天其澤解衣衣我而
推食食我惟今其時蓋飢者之易為且辰乎而去速公
或棄此誰其念之再念某既罹百憂所欠一死願來日
之無幾冀大造之曲成舉手轉之清波或可延於朝夕
踐冰待乎白日肯自速於譴訶誓竭毫分仰酬萬一

代賜對改官謝執政啟

望天威於咫尺謬展愚忠勤帝訓之再三遽叨京秩茲
平生夢寐有所弗及顧一介庸陋豈所敢承竊以古昔

君臣之間難乎德意志慮之合賈誼謂正朔可改文帝之心乃謙遜未遑唐宗問禮樂何如元齡之徒或議論不到必明良之胥會庶事功之有成洪惟熙朝登用吉士遭時遇主而建長策左右罔匪正人修身治國而獻六言終始咸有一德宜精誠之默契於猷為而允臧孰謂么微能知利病如某者微官九品浮食十年慨想知音侵尋暮景茲誤蒙於嚴召無入告之嘉謀修政事以攘夷願鑒時機之失表廉隅而厲俗謂宜名節之崇用

人必取於經綸右武務先於韜畧以草茅言天下之事
既非素宦於朝而雷霆犯人生之威多見不知其量詎
意簡宸旒之聽乃渚承綸旨之褒有司雖阨以縣章溫
詔俾叅於賓幕乾坤施厚寵至若驚蟻命輕報將何
以茲蓋伏遇某官功熙帝載道覺民先網羅羣彥以輔
太平總領衆職以稱上意三吐哺握髮而下白屋曾不
遐遺一舉手投足而轉清波綽有餘地軫念鑪錘之舊
力垂造化之私遂致狂言亦屑殊獎某敢不銘肌刻骨

誓子及孫廉以律身忠而事上本於義不負所學勉繼
前修以其言見於有行用承休渥

代赴機幕與交代啟

望紫芝之眉宇未契夙心依綠水之芙蓉茲塵交契榮
雖欣於附驥愧實重於續貂恭惟某官天賦異能家傳
奧學藹文講劔蔚為盛府之元僚挿血厯堦切笑平原
之下客既遂奏功於幕府宜聞入贊於籌帷晉復興圖
益恢遠畧某久留京邑行赴戍期莫知從政之方寧免

因人之誚大將軍之客亦重幸餘範之可遵舊令尹之政告新庶大訶之或免

代副總管赴任謝留守大學啟

賦祿祠庭久從家食總兵都邑茲玷上恩拜寵若驚循涯增懼竊以聖朝之治莫嚴軍政之修十國為連既列帥垣於外閫諸道置使復存兵副之常員宜得其才俾贊而長如某者幼而多難長則逢尤驚半世以徒勞悼修名之弗立念大父陷名於元祐之黨經德不回而嚴

君死節於靖康之間孤忠未泯爰捨文而從武思述事
以建功晚矣會逢過於分量遣使臣而送以禮始修睦
於殊鄰除戎器以戒不虞旋提綱於中禁靡聞勞効自
速譴訶褫帶終朝面觚稜而去國浮家二水手撓柄以
歸田徒能書空咄咄奚為哉未知此身漂漂何如爾上
方獨化於釣陶之表時收窘步於奔軼之餘叫閭闔以
排雲因歷顙天之懇回邯鄲之夢枕遂叨出綽之榮錫
對便朝充負大府拊微蹤而何幸仰洪造以知歸茲蓋

伏遇某官治世著龜皇家柱石久翊政機於揆路暫分
留籥於神臯倡九牧以阜民獨任保釐之重運大鈞而
播物曲垂造化之私反覆圖存終始護念謂畢萬之後
必大何陳掌不侯於今嗟冷灰而始然回狂瀾於既倒
故雖疵戾亦冒使令某敢不銘戴殊知激昂素志再造
王室而忠貫日月雖莫贊於元勲肅清宮禁而祇謁寢
園或可陪於下客

又與馬帥及都統啟

漂流異縣徒勤嚮往之心副貳陪都喜有親承之便已
驅車而就道庸占詞而寓誠恭惟某官以非常之才濟
兼資之畧鳴劔抵掌而馳伊吾之北誓不俱生平齊下
趙而會滎陽之西蓋其餘事夙典周廬之衛屢書盟府
之勲擊楫清中原所願祖鞭之先着登壇拜大將且使
漢軍之皆驚以進復於興圖遂垂休於永世某行乎患
難而安之若命志於寥廓而時乎為貧漫浪亡庸侵尋
且老再造王室而忠貫日月雖莫贊於元戎肅清宮禁

而祇謁寢園尚可陪於末議

代賀許拾遺啟

伏審眷簡上知任司言責正人顯用歡誦沸騰竊惟分
職於諫垣無若拾遺於禁闥朝政得失有闕必規吏治
醇疵雖遠必察從容諷議豈惟益日月之明彈擊姦回
所願寄雷霆之下若稽古昔遴選公忠自官制之屢更
故名稱之或異茲焉肇復僉曰允諧恭惟某官逢君子
造道之原金王臣匪躬之故擢繇人望來應時須出班

擬扣於龍墀論事竊卑於瓊室以才鑒見推當世既高
平允之能或除授不由中書肯視紀綱之壞將見歌詠
繼樂天之句誥命有元和之風基立太平修和有夏晉
躋兩地益闡大猷某夢遶宮牆身縻郡綬諫官之自宸
選昔聞簡冊之傳明主之登直臣今捧絲綸而喜其為
慶幸固既剡裁

代賀薛補闕啟

伏審親簡眷知進司言責袞職有闕補惟藉於仲山聖

政弼成效可隆於貞觀蓋人君處無過之地必諫臣展
盡規之忠事有不便於時言有不聞於上大則廷議小
則封事既糾謬以格非右居散騎左居侍中且切問而
近對宜無闕事馴致丕平迨官制之屢更故名稱之或
異茲焉復始僉曰允諧恭惟某官逢君子造道之原得
王臣匪躬之故肆絲人望來應時須論議炳炳以如丹
豈避一時之雷電獻納孜孜而無愧益堅全節之冰霜
千載以還一人而已是用期之進善寄以登賢詔中書

善為之辭遠稽於古謂拾遺未弘於選並建於今以立
邦家之基以壽天下之脉行膺寵渥遂秉政機某夢遶
宮牆身縻郡紱諫官之自宸選昔聞簡冊之傳明主之
登直臣今捧絲綸而喜其為慶幸罔既剡裁

謝江東漕總啟

茲以藉芘使天僭修實謂伏蒙與進特賜溫言慰勞拊存
挈提褒借者倒屣迎王粲初聞一座之盡驚逢人說項
斯府辱片言之誤寵士獲伸於知己誠敢後於修辭蓋

聞天下未嘗乏才患在學者無所歸宿自孟氏韓昌黎而降支離將何適從逮歐公蘇文忠而來述作方明本始歷時既久專門並興舉皆昧正始於風變之餘孰能續大雅於詩亡之後迴狂瀾於末俗屹砥柱於中流非五百年有名世之英則二三子患斯文之喪天降大任於是今捨我公其誰如某者古學未聞塵編漫讀客諸侯而且老無一字之可師屢血指於巧匠之前幾喪神於大巫之側其所謂文非文也恐重貽賓贄之羞以為

可教則教之庶或預門弟之列豈圖骫骳獲與選掄接
以色辭之溫借以齒牙之重譽過乎實愧溢于表茲盖
伏遇某官羽翼六經冠冕百代道循循而善誘心休休
而有容主張文盟作新善類一經品題便作佳士南州
悉藉於陶鎔所餘俸祿皆給故人東閣素多於賢俊克
勤小物加惠窮途欲其有所就而底於成是以鑒其誠
而與之進故雖敝帚不靳賞音某敢不圖報庶知益勵
末學給餉餽不絕糧道方將尅復於神京清宮禁祗謁

寢園尚冀作為於露布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代楚州司戶謝守臣辟差啟

再轉為丞未紀藍田之名氏三語曰掾遽騰公府之辟
書特勤帝旨之放課玷戶曹之選望非所素得之若驚
竊惟郡國之建侯允賴官曹而共治自晉宋而下名品
雖有異同由隋唐以來簡拔務先賢俊三絕盡河東之
秀空羣必冀北之良韋嵩善判而彥伯文辭既休稱之
冠古成瑨坐嘯而宗資畫諾宜歡誦之載塗如某者才

品至凡性資甚下雖蠹魚生死不離文字之內而尺鷃
飛鳴僅止蒿艾之間頃繇棲枳之卑妄意哦松之樂嚴
君董餉適總江淮茲邑負余空遲歲月擬駕車而就夷
路往陪駟馬之後先遇有力而轉清波恐異常鱗之品
彙靡俟再三之瀆果蒙特達之知此蓋伏遇某官家傳
吳起之良謀身佩穀城之秘畧來寬憂顧肅慎邊陲方
為官而擇人使坐曹而治事謂得文武之士於幕下頂
石生而為媒有問賓客之賢於湖南庶昌黎之可信故

雖賤子亦預下僚某敢不銘鏤于衷激昂其志號霹靂
手知名竊慕於琰之作歡喜詩見賞尚希於杜老

代回徽守徐子宜啟

伏審左符錫瑞東騎殿邦共理得賢僉言允穆伏惟某
官見聞博洽師友淵源讀先秦屋壁之書能明其訓知
當時治理之效欲行所言茲出守於侯藩復備陳於民
事奏篇剴切訓旨褒嘉諒藹著於休稱遂橫蹇於要路
尚稽慶問先枉華緘感與愧并意非言盡

謝修奉使司轉官啟

伏准行在尚書禮部帖承吏部闕牒備坐省劄恭奉聖
旨以某前係特差充高宗皇帝攢宮修奉使司准備使
喚特與推賞轉一官收使者設屬宮陵昔綴貪於盛府
閔勞役士茲第賞於明庭揣已奚勝循涯知懼竊以慈
皇厭世仙馭上賓聖主念親宸心永慕命總因山之役
時資膚使之賢用期門兵用羽林兵蓋自有於制度發
近縣卒發內史卒曾靡調於師徒汔全甫竈之工大慰

攀髯之望退惟下走曷有微勞居慚濫吹以亡庸敢覲
疎榮而示寵茲蓋伏遇某官忠貫白日誼薄曾雲親簡
上知肅將使指念神州未遠將朝漢殿之夜冠而禹穴
相仍姑闕喬山之弓劒暨思陵之復土副威靈之在天
故雖執事之微臣亦玷出綸之懋賞恩隆效蔑感劇涕
零某敢不誓竭縻捐勉思補報三吐哺而下白屋已資
造化之生成一舉手而轉清波更藉陶鎔於終始庶圖
尺寸仰答萬分過此以還未知攸措

賀張右史兼吏部侍郎啟

伏審螭頭載筆言方紀於聖謨豹尾持荷班已躋於法
從朝有得賢之幸士歆稽古之榮竊以史官權重於宰
臣銓部職華於禁近繫日繫時而繫月作經資記事之
文或辯或諛而或姦典選賴知人之鑒然措辭未許於
游夏而稱職惟推於馬裴若非命世之英曷勝兼任之
寵恭惟某官行高今古學探本原羅二十八宿於胃中
置五三六經於言外歷觀自昔鏡攷已行凡天朝委寄

之隆皆我公事業之著策勲外府則底太倉紅腐之效
議禮奉常則小諸生綿蕝之儀詔自上卿命陞右史國
政攸繫君舉必書或者考制度以示勸懲或紀善惡而為
檢戒然人君雖起居修注在朝廷須遠近得人期閱閱
之不遺必衣冠之傾屬妙膺帝簡晉陟天官清若玉壺
冰諒致權邪之憚賜分金背鏡益彰識鑒之明宜褒賢
而賞功遂奮庸而熙載某稟姿極陋知音甚希愁把酒
以對新豐敢捫蝨以談當世密邇宮牆之峻誤蒙國士

之知月明而烏鵲飛方投林而假蔭厦成而燕雀賀庸
修辭而寓誠喜溢于衷言不盡意

賀太常薛少卿啟

伏審榮輟使星晉躋卿月正人登用善類知歸况夙陪
東閣之趨奚敢後衆賢之賀恭惟某官剛方而直諒恭
遜而溫良表正朝端凜然有莫犯之色識通世務即之
皆可用之言頃登四諫之聯力陳萬世之策茲從外計
入領奉常念禮樂雖百年而興然明良必千載一會故

太宗之問元齡莫能對而賈誼之書文帝所未遑宜漢
唐之多闕文繇君臣之不相契仰熙朝之列聖振墜典
於百王薦之郊丘致天地神示之格用於宗廟豈鐘鼓
玉帛之云大而和邦國諧人民小而別尊卑辯同異有
秩有叙不僭不差矧太平大備之時啟皇極嚮明之主
繼舜以治天下命夷而作秩宗公為時生國實幸甚第
恐事樞之遂東靡容夙夜以惟寅某東魯諸生新豐逆
旅期假館而受業庶附翼以攀鱗掃迂儒聚訟之非儻

與聞於未議舉梁父登封之典尚或贊於成功

賀侍御張先生啟

伏審眷簡凝旒命躋橫榻絲綸播告山岳動搖時欣直
道之行朝慶真儒之用竊以御史紀綱之地實為天子
耳目之司國家利病得以盡言官吏能否從其糾正矧
惟憲長是曰臺端炳炳如丹論諫本先於仁義行行且
止威名素懾於權豪宜朝陽之一鳴罄昕庭而胥悅恭
惟某官閎深而肅括重厚以端方載筆螭坳特書言動

持荷豹尾備罄論思修身而獻六言遇主而建長策公
嘗明目以張膽上必斂袖而動容挈天下之大置諸安
信仁人之言利甚溥南床虛席中宸急賢才應時須國
寶幸甚鸞鳳冲霄必假羽翼既忠力之是資豺狼當路
安問狐狸想論議之尤審將見一臺正而朝廷治庶事
康而股肱良潛消魑魅之逢人晉秉機衡而贊化某江
湖浪跡籬落卑飛愁把酒以對新豐敢捫蝨以談當世
竊喜依歸之有地擬待吹噓而上天去姦邪於雙闕之

前方聳聞其風采誦佳句於百僚之上終覬望於陶鎔
謝郭殿帥惠湖山葬地啟

鼓盆而歌未忍忘情於家室穴地而葬敢希吉卜於湖
山恩既逮於存亡感實深於淪浹伏念某新豐羈旅盛
世窮民家無儋石之儲老作諸侯之客乍賢乍佞肯從
世俗以變遷一死一生始見交情之向背追維賤婦久
抱沉疴生兒初曰添丁不幸俱至大故室如懸磬何以
辦棺服斂從之儀地乏置錫何以為宅兆安厝之舉人

誰憫此公獨念之茲營馬鬣之封復畀牛眠之地龍驤
虎伏水秀山明旁可置於萬家送豈徒於千乘昔者滕
城之鬱鬱僅有其名今焉蒿冢之累累實為之冠雖九
原之愈邈奚一念之敢忘茲蓋伏遇某官春風風人而
夏雨雨人解衣衣我而推食食我哀窮悼因有始及終
誦潘岳悼亡之詩心乎不忍謂王孫羸葬之制古所未
聞既寓哀而脫轡且興憐而瘞骨施亦厚矣報其謂何
某敢不銘刻于衷告語於後衣薪野外既獲逃符氏之

譏結草道傍尚力亢杜回之役庶幾一得仰荅萬分杖

謝王給事免舡稅錢啟

比蒙使府特與蠲免所買舡稅錢者願得扁舟寄餘生
於江海輒希大府蠲故例之緡錢方虞冒昧之誅遽拜
矜從之命茲意甚厚中心靡忘伏念某與世背馳因人
遠役牙檣錦纜此行敢羨于登仙雨檣風帆佳處惟勤
於歸夢蓋龍驤萬斛非吾固有而蝸戰兩角所得幾何
擬乘太一之蓮未化葛陂之杖行塗澤畔縮手袖間東

望夏口西望武昌來訪周郎之赤壁暮遊蒼梧朝遊南
越慚無呂氏之青蛇傾書生紙裹之資覓漁父煙波之
艇垂綸釣碧將扣舷賡款乃之歌漱石枕流且濯纓詠
滄浪之曲何觸藩莫能進退類推陸不行尋常僉曰卷
金扼於舡僧故停艫於別浦聊弭棹於晴江儻非高誼
之軫憐安得一請而遂去茲蓋伏遇某官熙朝柱石善
類津梁倡九牧以阜民久著蕃宣之效濟大川而作楫
行膺輔相之求念筭及舟車非制之良而山有臺萊惟

材是育方求文武之士於幕下及問賓客之賢於湖南
欲增破釜九鼎之榮爰昇一壺千金之重某得不問去
程而消日破巨浪以乘風浮家泛宅於西塞之邊歸詠
真卿之德擊檣誓江於中流之際更先祖逝之鞭過此
以還未知攸措

賀胡知院啟

伏審廷揚大號位正元樞揆路增華巖瞻益峻久荷鴻
鈞之播輒伸燕賀之私恭惟某官規模繇稷契以來事

業卑漢唐而下遭時遇主而建長策興論攸歸修心治國而獻六言至誠不息頃從諫省叅翊政機凡所罷行審其思數扶持萬化若泰山而四維障隄百川屹中流之一柱國是既定治功已成宜邦家立太平之基致上下毋苟且之意擢冠本兵之任實昭論相之公昔韓魏公登庸於嘉祐之初晏元憲得君於寶元之際獨專樞筦協贊廟謨故能使西北二敵逡巡而遁逃且輔成祖宗大業光明而炳耀若稽成憲茲用真儒聞建無窮國

實甚幸某逃聞明制喜倍常情自憐樸樾之微曾是鍾
鑪之舊選車徒而備器械方將尅復於神京清宮禁而
謁寢園尚覲形容於盛烈其為抃蹈罔旣剡裁



--	--	--	--	--	--	--	--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客亭類稿卷八

詳校官庶吉士

臣馬履泰

主事

臣

呂雲棟覆勘

謄錄貢生

臣

程廷璋

欽定四庫全書

容亭類稿卷七

宋 楊冠卿 撰

雜著編一

古賦

定交賦

風栗冽兮木葉飄搖而黃落憑大江之瀕洞兮渺雲濤
之噴薄山四遭兮石齒齒水膠舟兮雲容凜若彼美一
人兮獨褰裳以長睇抱此耿耿兮夫誰可以遐寄嘻凌

風而浩歌理蓀橈兮沿清流矚佳人兮載沉浮芙蓉衣
兮佩崇蘭紉江蘺兮繚綠荷以為綢攬秋菊之英華兮
擅衆芳而夷猶望咫尺而心醉兮眷此意之綢繆噫嗟
余兮形畸影獨久矣哉不聞德人之言如處幽篁之蒙
密兮將從何而自燭鬱中懷之莫訴第遭回以容與忽
佳人反袂兮琅琅語余以好音執余手兮並余舟始詔
余以一氣之要妙兮薦相期以寥廓之遊涉天津以晞
髮兮攬白雲而為裘披清風之浩蕩兮飲朝露以當羞

慌百骸之輕躄兮如得砭劑而疾瘳負冥鴻而跨九丘
兮將餞老於滄洲猗歟偉歟實同氣之相求

登峴首賦

惟荆故都帆轂所導唐鄧襟喉巴庸環抱挾商秦之巖
阻引湖湘之浩渺有墉峨峨莫此遐徼歸峴首於南城
之南漢沔來趨而回繞宛彼勝槩天設地造亘萬古如
有期倏茲辰之一眺澹平野之紆餘寓遐觀於幽杳懷
故都於天末限南北而憎悼紛喪亂之滿前散煙雲於

羣嶠昔羊叔子之興懷發憂端之悄悄悟混濁於此世
感頽齡於將老斂死生以自私虞變潰之不保彼達人
之大觀眇過空之飛鳥統萬酢於太虛一古今於昏曉
追物祖之至遊委心源於衆妙曾何有於陟降又奚分
於悲笑嗟倦遊之煩促載馳驅於行道困暑濕之交病
披新涼於秋早春結客以寫憂逮風日之清好姑自娛
於一醉罷膏油之焚燎忽暮景之相迷尚流觴而藉草
招明月於林端相與臨風而長嘯

君子亭賦

時子以衆香草植於其居命名曰君子之亭
郭友屬余賦之為作楚語

震澤兮百里朝余濟兮西溼望幽篁兮隔水願一見兮君
子中洲兮若英白蘋兮既盈芳菲菲兮誰采睠下女兮幽
貞荷屋兮葢蓋繚之兮以杜衡攬蘭茝兮紉佩薜荔纚兮
垂纓俯麗澤兮潛鑒系寶璐兮自程廩何食兮林間鱸何
游兮水裔承朝蔭兮芙蓉容夕飲兮佳蕙帝鄉兮悠悠望

道兮遠遊藹衆芳兮襲予邇吾道兮夷猶紛茲世兮詭好
然伯僚兮多憂擷茲秀兮自媚荃獨為兮宜修願鵲鳩
兮不鳴恐蕙草兮先秋擢繁枝兮繼佩聊偃蹇兮淹留

上留守章侍郎秋大閱賦

司馬法云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聖天子規恢
遠圖留意武備親御鞍馬閱武近郊威震戎
夷國實幸甚秋九月留都大帥待制侍郎蒐
明國典訓齊士卒宣上意也門下士揚冠鄉

取左氏所書魯桓公秋大閱為題賦之用以
形容甚盛之舉其辭曰

太昊司秋時維九月天子教田獵以習戎諸侯簡車馬
而大閱此固國之重事禮之盛節也矧曰金陵龍蟠虎
踞襟帶江淮控扼吳楚行殿九扉嘗留清蹕之塵而駐
翠華之馭是曰陪都國之門戶分陝而治必時碩輔我
公以名世真儒簡知當宁陞西清次對之華命鎮臨於
茲土其始至也砭膏劑育剗蟲剔蠹威惠既孚人士信

許一如家至口訓手拊夏畦告病請禱而雨既饑而穰
飽食安堵民大歡樂公猶祇懼謂夫害藏於隱患防於
豫泰則大來豐乃多故雖天子接千歲之統大臣軫四
方之慮萬民是若百廢具舉當保治而已亂敢專文而
廢武迺命僚佐將校鎮戍鍛礪戈矛訓齊隊伍前期戒
飭莫予慢侮雲合水回有萬其旅法遵司馬兮既叶於
仲冬經考獲麟兮又符於壬午月亞於良日用其剛金
神按節玉女降霜天鏡靜而雲不翳地軸清而塵不揚

公乃衣狐貉控驕驕燦軍容閱戎行雲頽火熾山行水
立抱地勢也窮谷雪深鬼行無跡聽號令也魚麗鱗鱗
偃月斜斜布陣形也星隕電落鶻翻鷹擊角鬪爭也哉
肥東山釀盎淮浦犒士卒也刀布川流蜚縷蟻疊輸資
予也輪運蹄負輓輓驛驛肩頽汗赭懽騰笑溢香不知
其數抑何夥也人如虎兮馬如龍甲曜日兮車鬬風倏
往兮忽來馳突兮奔衝軍聲沸兮山四搖陣雲捲兮天
一空小安邑之水灌陋咸丘之火攻豈特擣姦心而雄

國勢又將助殺氣而全天功也若乃金革無聲幕烏不驚振旅而入棠陰深明馬歸於廐士休於營令朝行於一日威夕過於百城良由方伯之修職曾小試於勒兵皇乎哉號發令施霜慘冰冽營壘增明麾幟變色一申將軍之令若臨淮代尚父於朔方之時其嚴整有如此者屬爾橐鞬崇我斧鉞以宰相禮受將臣謁大明上下之分若涼國見晉公於淮西之日其儀度有如此者淳熙聖人膺運龍起夢說以康兆民命相使宅百揆將以

歸齊人之疆澡渭水之恥詩袞繡而書歸禾非我公其孰能與此客有銜戴殊私形容盛美聲為歌詩以獻天子蓋將請勒勲於鼎彝又且特書屢書於太史

紀夢并序

戊戌春孟十日夜漏下數刻夢至廣庭某官侍帝傍頷之使前曰帝念爾有志事功年四十弗克就將錫爾以官授以纂述文字職命下在春之仲季間既覺喜甚莫知所云楚有

靈氛善占筮厥翌日薰沐扣之端策拂龜卦
得神助且告以吉之故退述顛末作紀夢篇
越兩日獻於府下某官方秉事樞與天子進
退天下士幸記錄斯語無使南柯之槐黃梁
之枕得肆其說而謂功名事業皆夢幻中物
終不可期某願也

閻茂正於孟陬兮罄萬寓以回春
隱几以觀羣動兮咸欣欣而向榮
胡怫鬱於此懷兮若有不得其平
愴歲月

之不吾與兮髮種種其將零編籍漁樵兮老未立乎修
名閭闔九重兮奚昨夢之難成恍余神以遐驚兮排寥
廓而上征鞭玉虬以騎麟兮驅望舒而撫流星扣陞級
之靈璫兮拜羣仙於紫庭衆莫知予所為兮跪敷衽以
前敝有美人兮遙相望凜而潔兮岌而長蒼玉佩兮雲
錦裳森劒衛兮環帝傍領之使前兮聲琅琅乞我蜚霞
兮相與頡頏拔鯨牙兮酌天漿接武兮班行纂述兮辭
章余將從之兮相羊彼申申訓勅兮謂必好修以為常

聞命而回遽然形開疑其所之南柯之槐吉日兮維戊
命靈氛兮占其故羌紛紛兮索瓊茅筮簪以探其緒精
誠既孚兮靈氛告余以吉語陽長陰消是曰神助二月
之交詣於在所天其或者名騰公府我謂儒冠身馬多
悞誠若登茲梯榮有路誓竭其愚報國士遇孰聞此言
皇天后土

悼琴僧

妙能大師善鼓琴戊戌秋示寂湖之覺海悼

其音之不復傳也弔之以文其辭曰

大音希聲聞而莫得器非所寓叩之以寂宓犧神農削
桐為琴發揚太古之音以鳴夫至道之默默協和天人
通神明德故其聲不流漫而喧譁不沉晦而湮滅高下
洪纖或揚或抑汎焉雲絮之飛浮劃若勇士之赴敵千
態萬狀變化無極御之者既足以理性而反真聽之者
又且改容而正色此聖神製作之妙君子之所尚而衆
人固所罕識也嗚呼哀哉師進此道殆匪一日神交古

人於千載之上伯牙師曠相與同堂而合席碧澗猿渡
塞門雪積落霞繽紛秋風淅瀝舞三疊之胎仙傾蒼崖
之碎壁寄妙理於絃外一唱三嘆蓋有不可得而致詰
者也嗚呼哀哉憶昨招提風月佳夕幅巾欵門危坐孤
石傾耳至音襟塵消滌星河易鬪不覺東方之既白遶
鶴言歸師方寢疾一頻仰問而遽為塵跡也耶嗚呼哀
哉師今已矣知音者稀掛琴於壁絕朱絃之松風生龍
池之蟻蟲薦誠芻蕘寫我胸臆庶幾乎攝衣升堂廣陵

之音復傳不愧相知於古昔

天孫對

并序

天孫對者江陵楊某作也秋孟六日烏程尹
誕毓璿源厥翌日天女之孫儷神於河漢濱
因拾古語設為天孫對呂祝壽嘏於無終窮
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得貞卜於玄龜蹈石梁而歎天津
前期一日楊子束衽屏息再拜稽首邀祠於庭祈去蹇
拙覩夫天巧呂無滯於心須臾起視天宇澄清絳節朱

幡紛紜錯落隱微之中若有所答曰天孫告汝吾旨至巧專美於天能成文章妙合自然翌辰之良俅儷於神神儲崧嶽生甫及申今之聰明皎厲躡武間平惠享百里平易近民者即吾所降之英若其慶會風雲旋乾轉坤力補造化輔贊彌綸復周公之禮樂作聖宋之一經則吾之黼黻帝躬經緯星辰亦僅足以擬其倫汝今脂牽問塗匡廬之陰兩及其門色辭愈溫推轂發轍方且激西江而醒涸鱗汝其好修為常無負所知凡所欲為

公寧汝遺況夫金璫之書瓊琚之詞千態萬狀怪怪奇
奇特公之筆端膏馥沾丐士類推其餘而淑諸人者歸
斯受之復何辭焉汝且拜且祈朝斯夕斯則將逢道原
於左右續元氣之淋漓神授意取動皆得宜楊子俯伏
聽命精誠馳驚若有所激而莫敢遽俄有童孺青袖朱
裳翩然而來為之語曰積之厚者施必豐德之至者報
必隆公方受天下重賞膺褒德之封揭貴名於日月保
眉壽於無終窮汝遊其藩依其垣親道德於前後亦既

有年吾將召丹丘羽人相與講論紀懸弧之瑞以盡形容於言子亦欣然從之乎楊子欣悟攬衣而起欲殫所云莫知童子之處逡巡而退遂書其對

紀述

鳳山紀行為中隱作

鳳山枕江帶湖據東南勝會淳熙戊戌予自維揚入覲叨除羽衛公館適介其下久之周視亭宇傾圯弗支然未暇經畫也越七年始即冲天舊址建閣其上稍窮湖

海之觀又明年增修大佛寺寺之石像亦既藻飾而明
洞之右巖壑窈深古藤怪石交絡盤踞世傳唐列仙趙
真人所宅乃闢屋置像命曰憩真於是鳳山遊觀之所
僊佛之居視始至時為頗葺暇日領客來登因紀歲月
俱至者十人淳熙丙午重陽日

意泉述

鳳山泉去治宇微遠暇日於東池之隅鑿井導泉將便
利汲者始度地兵隸俱以為難謂其土瘠而浮下多蹲

石累政病乎是弗克舉漫然而為泉不可及予置其說
不問命工徒荷畚挿進隨意所指掘地越尋尺泉脉適
通浚而深之寒涼甘冽可飲可漑取用不竭遂名曰意
泉云

頌贊

古銅鑊斗頌為中隱壽

淳熙丁未春嘉興漁者得秦漢間飲器於海
鹽斷岸石斗中鵝首鼎足蟠腹圓蓋有柄橫

揭取象於斗驗諸古昔其龍眠所紀杜陵銅
鑪乎夏六月中隱先生懸弧旦是器也金堅
質良久而勿壞可以酌酒醴葆冲粹門下士
楊冠卿敬取為先生壽薰淪百拜而獻頌曰

惟北有斗斟酌元氣酒漿不挹幹乎天地智者創物尚
象制器鵠首山立熊蹯鼎峙揭以魁柄可用酌醴在昔
杜陵有曰馮氏名紀銅鑪芳流圖史羸顛劉蹶陵遷谷
異漂轉人間不知其幾風雨剝蝕鬼神呵衛待人而寶

出為嘉瑞我中隱君其汾陽裔再造王室維持國是坯
冶一陶埏埴萬類海若効珍坤靈隤祉錫此大斗酌之
罔既以介眉壽以綏福履興雍熙和垂休永世

又代馬幹水晶數珠贊

靈山水晶堅剛純白不磷不緇巧匠斲之為
念佛子外圓中虛繩繩貫珠寶用攜持福德
無量中隱先生初度日門人馬持國敬取為
千百壽再拜稽首而贊之曰

天地得一以清以寧有萬不同由是而生曰聖曰賢遂
通其故變動周流數不以數功業汾陽異姓侯王純一
無疵既壽且康數如河沙百億千萬雖有巧厯其窮其
筭靈山之珍堅白膚腴繩繩相聯纍纍貫珠日用受持
纖塵不染雷動潮音羣魔跡歛

代題入定觀音贊

相好端嚴寂然不動淵默雷聲羣魔震悚

序

羣公樂府序

樂府之作盛於唐自溫庭筠而下或者置而不論天朝
文物上轢漢周而其大者固已勒之金石與五三六經
並傳於無終窮若夫騷人墨客以篇什之餘寓聲於長
短句因以被管絃而諧宮徵形容乎太平盛觀則又莫
知其幾名章俊語前無古人盛麗如遊金張之堂妖冶
如攬嬌施之袪幽潔如屈宋悲壯如蘓李蓋不但一方
回而已也溫陵魯端伯雖加哀集遺逸尚多况自紹興

迄於今閱歲浸久賢豪述作川增雲興絕妙好辭表表在人耳目者不下數十百家湮沒於時豈不甚可惜余漂流困躓久客諸侯間氣象萎薺時有所撓拂則取酒獨酌浩歌數闋怡然自適似不覺天壤之大窮通之為殊塗也羈旅新豐既獲其助遂掇拾端伯雅詞未登載者釐為三秩名曰羣公詞選鋟木寓室以廣其傳得則書之頗無銓次惟以寇忠愍公范文正公冠篇首庶幾浮靡之議無所容聲而是集之作亦得所主盟焉其或

傳誦失真姓字訛舛識者必能詳辯若錙銖而較余則有所不暇云丁未中秋楊冠卿夢錫序

霧隱賦則序

詞賦之作從古難工繇漢以來賈誼相如而下能擅聲稱者指未易多屈國家兩科取士詞賦得人為最盛然編帙所載充棟汗牛璞玉與瓦礫俱騏驎與駑駘混或者猶病其多且雜焉予束髮從師友遊凡文會課程到場得雋其賦麗以則其旨粹而明者必手自編錄授諸

生為課試準式每一篇出人爭傳誦視書肆所集誠萬萬不相侔猶慮夫傳之不廣而學者或未多見也鉅木寓室與同志共之且名曰賦則云紹熙壬子五月既望書於霧隱之東窻

靜寄樂府序

始余客鳳山因與靜寄謝公相還往閱時既久熟其為人醞藉風流翩翩可喜而其文亦類之尤以樂府知名於時每一篇出人爭傳誦一旦過余讀李太白從陽冰

求序文書慨然若有所感乃屬以平生所為文曰庶乎其有託而傳也無幾何公有玉樓召整衣與余語拱手坐亡余既嘉其才哀其不遇又念其所以屬於余者為不苟亟請遺稿於其家則已為秦氏子取去求之不可復得收拾殘牋斷楮於散亡棄置中自其他詩文外僅得樂府七十五篇摹寫物華舒發情思俱與聲度合雖恢諧戲謔間見迭出往往金輝玉映敷腴潤澤無一點寒陋氣於是銓次讎校鋟木以傳或者乃謂綺靡之詞

發人幽感君子病之不傳焉可也曾不知至理所寓何
往而不存昔柳耆卿賦詠綺靡尤甚而有浮屠氏者歌
所謂曉風殘月句乃於祖道契悟豁然則詞之綺靡亦
奚病靜寄之作從昔以耆卿自許晚年且嗜禪學安知
無警悟於世者余故叙而首之以見不忘之意云公名
懋字勉仲洛師人淳熙丙午立春日江陵楊冠卿夢錫
序

送臨川簿張季海序

君子之學貴乎力行不貴乎遷就商鞅說孝公以帝道
不開悟復說以王道而未入於是變以彊國之術此遷
就說也司馬公以修身之要三治國之要三初獻之仁
宗次獻之英宗又獻之神宗凡此六言終始不變此力
行說也力行之說雖若難合遷就之說雖若易從要其
成效則有天冠地屨之不相侔是可知所決擇而審
處之乎張季海鄱陽奇士也胸蟠萬卷書議論欲博听
廷大對剴切詳盡務欲尊所聞行所知以堯舜吾君躋

一世於泰和之域季海誠不負所學矣有司失於選掄
千仞翔鸞俾暫棲於枳棘間識者為之太息或又從而
尤之曰天下之理落落者難合平平者易從與其危言
有所拂於時孰若巽順使之甘於聽季海從宦盍亦吹
簞於此乎僕曰不然以水旱輟耕者非良農以折閱不
市者非良賈君子之學又豈以科目高下遽變所守乎
力行其說可也季海勉乎哉聖天子規恢遠圖樂聞讜
論一旦入覲宣室羽儀天朝獻納論思建萬世長策似

亦未為不遇季海勉乎哉故其贈行敬以司馬公終始
不變之說為之請淳熙甲辰中秋日江陵楊冠卿夢錫
序

題跋

代跋御筆手詔

淳熙十三年四月二日上以御筆手詔賜臣某臣某拜
手稽首伏讀震懼仰惟皇帝陛下秉知人之哲得善將
之方聖心昭明幽枉洞達旌別淑慝刑賞無僭濫雖中

山之謗即墨之毀日至於前瞭然若鑒照龜卜曾莫容毫髮之欺故凡分關外寄者俱得服勤盡瘁以効尺寸如臣么庸濫叨戎行當國家閒暇時妄意先事之備嚴師律謹邊防蚤夜以思期有以稱上委寄夫何多仇寡與嘖有煩言轉而上聞仰瀆宸旒之聽臣之孤遠不自意全聖德隆寬曲加矜宥方其謗書來上未即譴呵及辯究曉然則賜璽書勉勵綸言溫厚訓飭再三俾益務拊循究心毋怠恩隆報蔑懼辱明詔臣今而後惟知益

鞭駑蹇畢命捐軀用答乾坤之造然奎壁煥爛雲漢昭
回色正芒寒豈臣一已所敢私揆日涓剛登載金石庶
使介冑之士從事疆場者咸知上意所嚮精白一心相
勉以忠義云年月日具位臣拜手稽首謹言

代跋御書芙蓉詩後

臣恭惟皇帝陛下精微之學得自聖傳昭回之光賁飾
海宇邇者萬幾餘暇取陳克芙蓉篇親灑宸翰以賜臣
某奎壁絢爛龍鸞飛翔臣跪受聳觀榮懼交集竊惟詩

人述作爭自名家而屬情賦物為難工自唐以來深造是域者僅可一二數克之是詩興微而意遠典麗而豐腴聖人取之寓諸翰墨芒寒色正增光發輝誠詩林千載之幸臣叨居近屬親拜大賜深懼無以報於上是用刻之堅珉昭垂不朽以侈榮遇以對揚天子之休紹熙改元月日具位臣拜手稽首謹書

代跋御書團扇後

皇上御極之初元規恢遠圖作新庶政易置諸將黜陟

幽明臣分戍武昌首蒙收召晉躋巖陞典領誰何明年
春得侍燕間天顏有喜賜之團扇奎壁煥焉臣以邊遠
之微祇承天寵百拜登受欽頌聳觀竊惟字畫之興肇
自中古龍章雲篆登載簡編國家列聖相承留神翰墨
黼黻政化輝映日星上咸五下登三繇漢以來不論也
皇帝陛下心傳道妙天縱聖能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如
臣么膺錫賚不遺鳳舞鸞翔增華衛府臣之鄙屋豈所
敢私箬日消休勒之琬琰庸侈君賜以昭示於無窮期

紹熙二年五月旦日具位臣某拜手稽首謹書

代跋御書醑醑詩團扇後

臣恭惟皇帝陛下重協帝華緝熙聖學宸章奎畫卓冠古今臣以介冑之微疊承帝寵邇者蒙恩宣宴天顏晬溫復取黃庭堅醑醑詩特書以賜金碧焜耀龍鸞飛翔臣登受聳觀形容靡盡竊惟倬彼雲漢昭回於天色正芒寒下飾萬物此天之所以為天也於穆聖君德叅乾造至誠發育與物為春而湔拂亡聊扶起春風之語尚

有採於詩人之賦詠規模宏遠鈞播亡垠八法昭垂不
但形諸翰墨而已臣叨膺睿眷親拜大賜無以對揚天
子之休嘗誦周家忠厚仁及草木之詩因知卜世卜年
而臻過歷之盛者實基於牛羊勿踐履之初今聖心所
存配天其澤恩被動植與舜同符永孚于休以延洪億
萬載之業又豈周家得以擬倫端筴簋龜刻之金石庸
示歸報俾天下咸知上意云年月日具位臣某拜手稽
首謹書

題趙康子父判院公遺帖後

儒學貴於家傳自齊桓讀書堂上而輪扁有父不傳子
之說然後歆向異同之論興回視曾點曾參對春風吟
詠氣象相去邈矣余客臺城與趙康子定交見其筆勢
翩翩文詞高古意必淵源有自今得判院公遺帖殆與
鍾王並驅而爭先於是始信康子之學蓋本家傳有不
可得而跂及者康子居大將軍幕府功名鼎來銘燕然
頌浯溪皆甚易事他時以斯帖勒之金石不靳其傳則

公家父子休聲令聞當並建於無終窮淳熙辛酉季冬二十日

題趙應之雲巢集

右真應先生趙應之文公衢人雲谷之適孫操履文章俱有前人典型醞藉風流蓋今奇士也平時重然諾賓客從遊未始輕許可惟某辱公知為最深年未冠登公之門公即許為文字交終始十年一飮不相捨探禹穴浮沅湘放舟順流歷江淮而遍吳楚尋幽弔古一觴一

詠無不與之俱以是得公詩文為多乾道初別公遊淮
壩文字散逸兵間既歸未煖席公赴玉樓召遺稿為好
事者取去求之了不可得後八年於公經行之地得其
詩文若干釐為十卷授其子季臯季臯念其得之之艱
重加編次以廣其傳俾後世知有所謂真應先生者庶
不辜所期雲巢公故隱因以名集云淳熙改元莫春二
十有四日

為陳生題度人經後

太上以至真妙道為世津梁敷譯靈文度及一切謹錄
諸木普勸受持